愛讀書的修鞋匠

桂文亞

在學校後門的狹窄巷子口，有一座用幾塊木板和帆布搭成的小攤子。路過的人總會聽到規律的「扣、扣、扣」敲擊聲，那是一位人稱「老張」的修鞋匠正在專心工作。

老張的頭髮早就花白了，臉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，一雙手因為長年與皮革、針線打交道，長滿了粗粗的厚繭。他的攤子雖然凌亂，卻打理得亂中有序。然而，老張最與眾不同的地方，不是他精湛的修鞋手藝，而是他對書本那份近乎瘋狂的熱愛。只要攤子前沒有客人的時候，他就會立刻摘下老花眼鏡，從破舊的工具箱深處掏出一本厚厚的書，津津有味地讀起來。

小時候，我放學後總喜歡在巷口逗留，看他用靈巧的雙手賦予舊鞋新的生命。有一次，我的球鞋脫線了，滿頭大汗地跺腳去找他。老張瞧見我著急的模樣，笑瞇瞇地接過鞋子說：「別急，阿伯的手快，三兩下就幫你縫好。」他一邊飛快地穿針引線，一邊跟我聊起他正在讀的歷史故事。那時候，學校的當當鐘響彷彿就在耳邊，但他溫和的語調卻奇蹟般地讓我著急的心慢慢安定了下來。

鄉鄰們來修鞋，總喜歡打趣地問他：「老張，天天讀這麼多書，是要準備去考狀元嗎？」老張是一個率真的人，他總是哈哈大笑說：「怕腦袋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！讀書是為了看世界，不圖名也不圖利。」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老張依然固守著那座小攤子。事情傳開來，大家都知道巷口有一位滿腹經綸的鞋匠，每個人談起他，都睜眼憋住笑。

老張的作為，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。因為在忙碌的現代社會裡，像他這樣安貧樂道、耽溺於書香世界的人，的確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。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他那專注讀書的背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尤其當看見身邊充斥著虛假做作、盲目追求名利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起那位率真的老鞋匠。

菜瓜布的秘密

詹澈

廚房的木門後方，有一條洗得有些褪色的棉繩，上面掛著一個黃褐色、長滿纖維的天然菜瓜布。它不很大，我的兩掌剛好可以握住，外表布滿了細細的坑洞，長得並不怎麼好看。這是我在阿公家的廚房角落發現的，當時我拿著它到客廳玩，母親看見了，問我打哪兒撿來的。

我說：「廚房的木門後呀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阿嬤特別留下來的寶物哪！怎麼可以拿出來玩？」聽到母親責備的口氣，我趕緊抱著它回廚房，讓它回到門後的家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母親用它來清洗長滿汙垢的鐵鍋，才知道這個普通的絲瓜絡是怎麼變成廚房法寶的。那天，陽光出奇的暖和，母親把溫水倒入一個大盆裡，拿起晒得乾癟的絲瓜，沾一沾水，輕輕搓洗著鍋底。原本黑漆漆的油汙，在它的摩擦下，竟然奇蹟般地消失了。母親一邊洗一邊念著，她說這天然的菜瓜布雖然粗糙，卻最懂得如何保護器皿，根本不會傷到鐵鍋的身體。洗完後，順手將它往陽台的竹竿上一掛，讓它在微風中慢慢舒展。

以後到同伴家玩，我都要求看看他們的廚房。在手電筒的照射下，天然的菜瓜布一一現形，每家的牆角都有哩！阿海的母親生了七八個小孩，他家的牆上掛滿了大小不一、長短不同的菜瓜布，我問阿海哪個是今年的，他也分不清。我們幾個玩伴中，要算阿貴家的菜瓜布最大，好像一個巨大的柚子，可是它拿來刷洗地板時，速度也是最快的。

長大一些，我終於明白，菜瓜布的美醜與大小，跟家務的繁重其實沒有絕對的關係。那一塊塊乾癟的纖維，代表了母親在烈日下耕作的愛心。鄉間的母親們天真地到菜園裡摘下老絲瓜「做膽」，以為這樣可以幫家裡省下開銷，洗淨生活的塵埃。想來，這真是歲月裡最「美麗的迷信」哪。

外婆家的長廊

方素珍

把換洗的衣物和必備的用品裝進旅行小背包裡，再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張沉甸甸的車票，緊緊地握在手裡。我對著鏡子戴上了帽子，跟鏡中的自己說：「走吧！出發尋寶去囉！」

我的小背包裡放著一幅自己畫的地圖。因為外婆家在又長又遠的　山那頭，所以這份地圖畫得很長很長。打開的時候，路口縱橫交錯，讓人有不同的選擇。我站在路口的站牌下，選擇了一輛能載我前進到目的地的客運公車。遠遠的，車子從縱橫交錯的道路開過來了。

沿途的路線經過了巧心的安排。有時歧路分岔，行入了黑暗的森林；一右彎，又到了明媚的百花村。這種豐富多變的過程，是我童年最喜歡的遊戲之一。車子緩緩駛近，我招一招手跳上車，在靠窗的位子坐下來。陽光從窗外伸進來，金色的大手摸摸我的頭，彷彿在說：「很好，很勇敢！」我兩手抱住背包，隨著車子行走，慢慢舒展了記憶的尋寶圖。

當車子由市區穿出擁擠的柏油大道，往郊外的山路走去時，四周的景物也開始釋放出寶物的光彩了。山路的右側，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下的溪流，溪水瑩瑩剔透，像水晶般閃閃奪目。山路的左側，是綿延的鬱茂山林，生長著不同的樹和各類藤蔓，像一面翡翠屏風。再蜿蜒而上出現岔路，車子一個轉彎，視野豁然開廣，農家紅瓦矮籬在陽光中閃爍著金玉光輝。

外婆家的長廊就在眼前了！

這是外婆親手搭建的木質長廊，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。它仍完好地百般延伸，長廊兩側種滿了密密麻麻的雜花野草。我目不轉睛地看著，這是我離開童年生長的地方、上台北念書後，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回來這裡。外婆早就站在長廊盡頭等我了，她伸出雙手，大聲地對我說：「歡迎回來！」那一刻，翩翩的落葉在暖和的午後演出，我真幸運，沒有錯過這精采的一幕。